

冰箱咏叹

梁爽（北京，白领）



漫画 / 崔泓

若要了解一个人，除了去看他的书柜，就是去看他的冰箱。前者，是精神世界；后者，还是精神世界。因为冰箱里面装什么，装多少，怎么装，大半也是由精神世界决定的。有的人，常常忍不住买一堆新鲜蔬菜，并不考虑什么时候吃，放烂了再扔掉，往复循环，比如我妈。正如有的人，常常忍不住买书，也没计划什么时候读。好在书是放不坏的，只能翻烂、翻坏。果真谁有一两本翻烂的书，真正幸福。

于我，有一台松松快快的大冰箱，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幸福。最完美的，是只存三两天内想吃的东西。这首先需要明确知道自己想吃什么；其次是确保三两天内能吃上、吃完；最重要的，是口腹的欲念相对稳定，上一秒想吃青椒、香菜、八爪鱼，到了饭点儿不会变。以上都不是容易的事。

我妈就是常常不知道想吃什么，看见什么就买，买完了没空吃，等有空了又突然想吃别的。所以每逢前来视察，打开我

的冰箱，总有一种想把它塞满的生理冲动，觉得我这过得不像个日子。我也总是严词拒绝，好不容易吃空了些，真不能再装了。等一盒酸豆角、两罐炸酱放进去，招待我的除了一桌好饭，还有一句“早知你这么浪费，不如买个小冰箱”。

浪费吗？不浪费，小了就挤了，大的才有空间感。就比如画画吧，总得有点儿留白。就比如写东西吧，总得起来喝口水，上一回洗手间，再回来坐下。就算不画不写，只以肉身行走坐卧，也难以想象七窍壅塞，内脏之间没有空隙。冰箱亦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腔体。缝隙，很重要。流通，很重要。它是消除一切焦虑的前提。

“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”庄周的智慧，流传下来，常常被误解。费这么多笔墨讲一个故事，真不是为了教人解牛，多数人一辈子也没机会解牛。那是干嘛呢？当然是传授养生之道，消除内心

焦虑，为了一辈子活得自在顺畅。

旧时北方寒冷的冬季，大人们常把需要冷藏的吃食直接挂在窗外。大自然成了天然的冰箱。只要窗把手还受得住，只要窗檐还有一丝空地儿，都会被榨干用净——一日比一日薄得透亮的塑料袋，显出里面支棱的排骨或带鱼尖尖的嘴，或者奶油冰棍儿包装纸的锯齿边缘。

时至今日，冰箱依然保留了某种展示的属性。就像有人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冰箱贴，有些人干脆拿冰箱当留言板，上面磁吸着一个新学的食谱、总也勾不完的待办事项，便条上写着“我爱你”或者“交电费”，或是一首诗，比如“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。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，还有野草莓、一滴滴红葡萄酒”。这大概是一种把书柜搬到冰箱上的行为。当然，如果这么写了，这几样东西最好开门就有，否则存在诱骗之嫌。

机器按程序工作，唯有人类的想法每每不循常理，偶尔妙不可言。1948年，美国记者阿特·布赫瓦尔德前往巴黎拜访海明威，同行的一位朋友认真请教，“如果想成为作家，需要做什么？”海明威的回答是：“首先，你得给冰箱除霜。”这真正是一个好活计，冷静，治愈。写不出来别硬写，读不下去就放下，且松松快快过一过生活。

“譬之烟云之过眼，百鸟之感耳”，什么好吃的、好看的、梦寐不忘的，也不必尽数收入囊中。人间不是宝绘堂，还是掂量着办，负担最小，而满足感放大。尤其当我想到，仅仅是打开冰箱门，我召唤出的光就比 18 世纪大多数家庭享受到的总量还多，快乐也随之亮了几瓦。